

第二十三章 在「平埔番」中間的佈道工作

發端——旅行——在稻田中間過夜——「令人灰心」——第一個教堂——
成績——「沒有地方可給洋鬼子住」——在牛欄中過夜——深仇積怨——番人
的手藝——外科手術——在新社——在北投做禮拜——Warburg 博士

我們既然在臺灣北部及西部的漢人中間有了根據地，建設了若干個教堂，就開始注意於東海岸上的噶瑪蘭平原中的比較開化的「平埔番」。關於他們的性格，我已經略有

所聞，因此以爲他們也許不如漢人那樣堅定有恒，而比漢人是較有感情，較易接近的；實則在他們中間佈道也有許多障礙，與在其他各處無異。他們都是異教徒，爲許多迷信所蠱惑，其品性因崇拜偶像而墮落，缺乏高尚的慾望。他們多很窮苦，這固然是由於他們自己的懶惰，也由於環境不佳，主要是由於漢人的敲詐和壓迫的緣故。不過他們雖然有許多缺點，總是比漢人較有熱情，所以在他們中間工作，總是很愉快的。

我帶了一批學生，從淡水出發，爬過雞籠之南的山嶺，進入噶瑪蘭平原。因爲這個平原比海面祇高數呎，雨量比全島的其他地方都大得多，所以旅行常是困難辛苦的。靠着海邊走，可以找到頗乾燥的小路；而在內陸中行走，若在雨天，則須跋涉於泥濘中，往往深至一呎半。稻田中間的小路是狹窄而曲折的，如果田中灌了水，則往往完全浸沒。我們沿山麓走去，經過一個谷口時，聽到狂呼慘叫之聲。有一個漢人氣急敗壞地跑來，說道他的同伴中有四個人剛被生番刺死了，且割了頭，他自己是機警地逃走了的。我們又在一座小山的俯臨海上的懸崖上前進，由我自己領先，剛走過谷口時，有三個「生番」携槍衝出來，攻擊稍在後面的幾個長老。幸喜這幾個長老非常機警，躍入水中，逃避了他們的襲擊。

有一次天黑了，我們迷失方向，差離了我們的途徑有數哩。四周昏黑，我們全身潮濕而又饑餓，彷徨不知所措，在稻田邊上灣來灣去，跌入泥水中，最後止步而靜想了一會。這是需要嚴肅的思想的時機。我們在生疏的地方迷路了，遠近都不能看到光亮。可是我們想起來：我們是爲了主的事業而旅行的。我的學生們都不出怨言，而很剛毅勇敢。我們想念上帝在前後左右，內外上下，到處在保佑我們。我們躊躇地前進，有時滑入泥淖中，爬出來又走。終於碰到一件東西，我用手探摸而知道是稻桿草堆，就在那個稻草堆的膨大的邊下過夜。

第二天夜裏，我們宿在一個草屋裏，四壁是蘆草編的，塗在罅隙中的泥土已被水衝洗掉，因此雨被風吹入黑色的地上。我們就再走而到一個有大約300居民的村子去，他們以輕蔑的態度對付我們。男人們咕噥着，大叫「蠻人」！「洋鬼子」！而走開。女人和兒童跑進家裏去，嗾使豺狼似的狗來咬我們。我們聽到許多饑餓的狗狂吠着，村中沒有一個人願聽我們的話，因此我們祇好離開。後來到第二及第三個村子去，情形也是一樣。我們在該平原中到各處去走了許多次，仍沒有一個人歡迎我們所講的福音。我聽到有人說：「多麼令人灰心啊」！誰說我們的這些經驗是令人灰心的呢？我決不認爲如此。我決不覺得灰心。我們的工作是實行我們的義務，所以不管人家說它是令人奮發或令人灰心的。我在臺灣北部的20年中從未見過令人灰心的事情。

最後有三個人從一個海邊的漁村來，說道：「你們走遍了我們的平原，沒有人歡迎你們。請到我們的村子去，我們願意聽你們講道」。其中一人年歲很大，綽號「黑臉」。第二個是中年人，曾經做過戲子。第三個是個青年。我們到了他們的村子之後，坐在村長的門前的大石上，和幾位有勢力的人談種種事情，同吃米飯和魚。到了傍晚，用竹桿和從他們的海邊的船上拿來的帆搭成了一座蓬帳。在其一端放了幾塊石頭，石頭上放了一塊木板，當做講壇。天黑了之後，一個人拿了一個割去尖端的海螺來，如同他們以前出去打仗時所用者。他用這個「喇叭」召集村民。許多人從家裏搬出凳子來，排列成

行。準備完畢後，請我們開始做禮拜。我們唱歌、講道、談話、討論、回答許多問題，一直到深夜為止。第二天村民們就決定造一座房屋，以禮拜真神。他們坐船沿海岸下去，到生番區域中採運木料，雖然被襲擊和受傷，却運了木料回來。於是他們把泥和穀殼混合，造成磚頭，放在陽光中曬乾，用以築牆，用草蓋屋頂，用泥土造了一個講壇。以後每天晚上，一聽到海螺吹起來，全村的人就出來聚會。在我們另置了一批新凳子以前，他們仍舊帶了舊凳子來，坐着聽我們講救主的福音。僅僅幾個星期之後，男女孩子們就學會了許多詩篇和讚美歌，成人們也多少獲得了基督教的知識。

我們這樣晝夜工作了7~8個星期之後，有參加我們的禮拜的三種人給了我深刻的印象。第一種是沒有牙齒的窮苦的老婦人。她們常為生活而辛苦工作，坐在泥地上織布，低聲唱歌：

【有一處福氣地，路遠難計】（即現聖詩255）。

那個安樂的地方，在她們的心中，是和在其他基督教國家的信女們的心中一樣真實的。她們渴望着主來召喚她們，她們所嚮往的不是造在狹窄的街道中的草屋頂的教堂，而是疲乏了的人們在安息着的、不是人所造的聖殿。第二種人是少壯愉快的兒童，我們的歌曲使他們有希望，所以他們整天用土話唱我們的兒童讚美歌：

【耶穌愛我，萬不錯，因有聖經告訴我】（即現聖詩304）。

第三種人是辛勤勇敢的漁夫，也是淳樸可愛的。他們是早晨在船中立着，而不是坐着，搖長櫓而出海去，合拍地依古代蘇格蘭的曲調而唱道：

【我認救主不怕羞慚，……一心恭敬跟隨主】（即現聖詩166）

這種情形真令人感動。我在海邊沙灘上遠望他們，聽他們的歌聲，不禁願望那些評論外國佈道工作的人忽然到來，親自看看這種情形，就可以知道：上帝對於每個有信仰的人都有救濟的力量：第一是對於猶太人，而對於希臘人也是一樣。

這些貧苦的原住民雖然有許多缺點，而第一個村子的居民中却有許多人至死不變。因此那個村子被稱為基督教村。我在那些星期中所住的是一個卑濕發霉的房子，夜裏睡在一隻箱子上。信徒們把廢棄的偶像崇拜的器具搬到那個地方來，我不止一次以偶像、錫箔及祖先的牌位燒火，以烘乾我的衣服。我雇了三個人把其他的偶像崇拜的器具運到淡水的博物室來。

另一個村子派了一批代表來問詢。我留住他們，使他們參加我們晚上舉行的禮拜。他們聽了實足有200人齊聲唱上帝的讚美歌，非常感動，當即請我們到他們的村子去。若是別人，我不知他們會怎樣處理；我却編成了一個隊伍，由我自己和阿華領先，使教友們成雙行跟在後面。我們緩緩地循曲折的路徑走去，同時唱着歌。在我們的短程旅行完畢時，我們合成一個團體，唱起了另一首動人的讚美歌。經過這樣唱歌和講道之後，我們征服了那個村子，村民決定要造一個教堂。他們同心協力地興工建築，不久就造成了。我們留一個本地牧師在那裏主持佈道，在第一個村中也曾經委任了一個。這種工作的結果，有500個人拋棄了他們的偶像而成為基督教徒。當他們都聚集在曠場中，同唱讚美歌時，我就忘記了在稻田中的黑夜，我們初來時所受的那種冷酷的接待，我孤單地在異國，宿在有舊籃子、繩索和漁網等堆着的一個潮濕的房間中的那一夜之苦況。啊，

這真是愉快榮幸的事情！我們又到許多其他村莊去，年復一年地向那些黑皮膚的原住民宣傳福音。後來在噶瑪蘭平原中又造了第三、第四、第五以至於第十九座教堂，各派了一位本地牧師主持佈道工作。

該平原中最南的村子是南風澳（今名南方澳）在蘇澳灣的南邊。我們以前去過一次，村民嘲笑我們，拒絕我們的福音。我們決意再去一次。當我們爬上接近海邊的峻峭的高山時，天色幾乎黑了，還要從另一方面下去。我們攀着巖石，安全地下去，然後彎入山坳中走了很遠；抵達村子時，大雨滂沱，走近一個人家，探問我們是否可以借宿一夜。主人直捷地回答說：「沒有房間可以給蠻人住」。我們到第二個人家去問，也被同樣拒絕。第三家則向我當面關了門。我們無法可想。夜是那麼黑暗，太平洋是那麼兇險，我們不能向東去，南方有高山，北方是海港，西方則是生番的地區。我們想起了村子後面的角落裏有一個漢人的人家，希望他們比「平埔番」對我可能好些，就轉向那裏去。途中或經過海草中，或碰到一隻小船，或為多刺的松樹所鉤住。我們走到時，我高聲問道：「我們可以在這裏借宿嗎」？一個白髮的老人徐徐開門，慢吞吞地回答道：「沒有地方可以給蠻人住」，然後徐徐關了門。我們立在黑暗和大雨中，不知道怎麼辦。可是後來門又開了，老人再露出頭來，慢吞吞地說：「外面風雨很大，你們如果願意，可以到牛欄裏去」。人的善性勝利了，我們非常感激。我還記得很清楚：在左邊有個像舊式的農家的門那樣的柵門，我們爬了過去。老人拿着一盞燈，等到我們能看見一個空虛的牛欄為止；於是我們又在完全黑暗之中，拿了些稻草來，準備和水牛一起過夜。大約半小時之後，有微弱的燈光來到門口，那個老人托着一個盤子，送熟米飯給我們吃，每人一碗。最奇怪的事情，是他對於住宿和米飯都不肯收錢。我們的同伴中有個長老高振雖然是在臺灣長大的，却從未在牛欄裏過夜。他後來告訴我：他當時想念我離開了故鄉很遠，流落在這樣的地方，很為我而悲傷。他以為那是他一生中可紀念的一夜，因為他雖然早已是基督教徒，以後却成為更堅決、更虔誠、更富於犧牲精神了。

在牛欄中過夜之後的第二天早晨，我們登山到「平埔番」的村子猴猴仔社（Kau-kau-a）的遺址去。該處那時已生長着橘子、桃、朱欖、柿子、李子及麩包樹。該村差不多是在「生番」區域中，「生番」和他們原是和洽的，後來因為有幾個村民把狗肉當做鹿肉給他們吃，就互相仇恨了。「生番」知道了受騙之後，誓必報復，因而發生鬭爭。猴猴仔社人不得不離開該處，遷到北方三哩處的蘇澳灣去，許多人死於瘧疾及其他熱病。殘存的人選定了另一個地方，建設新村，名曰南風澳。那裏有11家是猴猴仔社人的子孫。自從爭執發生之後已經過了50年，迄未成立和解，「番人」仍為他們誓不兩立的敵人。

我們在相當的時期在南風澳在造了一個教堂，不管我的反對，被命名為「馬偕教堂」，以紀念我的父親。在我向他們講道的許多晚上，他們想起以前他們接待我們的冷酷的態度，往往沉痛地流淚。那個教堂成為他們敬神的和求安全的場所。當他們乘漁船出海去的時候，他們的妻子往往在夜裏怕「生番」的侵害而在教堂的磚地上睡覺。「生番」是很狡猾而大膽的。他們往往在沙中仿作海龜的足跡，若有村民出來捕龜，就突然從隱伏處跳出來，用長槍刺他。某天晚上，我走到大門口去，聽到樹籬中有吹口哨似的聲音。我急忙退回，察覺有數十個「生番」在外面；他們看到我的迅速的動作，以為已被發

見而逃走了。

1884年，在一個近海的村子裏，雖然有一位牧師，而還沒有教堂，村民們要在夜裏携槍巡邏，以保護他們的家屬。有一次我們到那裏去的時候，「生番」正在出草騷擾，男女老小的教友一直坐到天亮，時時高唱優美的讚美歌，也唱他們的山歌野調，使山谷發生回音。「番人」則在外面徘徊着，時時投擲石塊等東西。我曾經在那裏從一個人的大腿中割出一個鐵箭頭，是「番人」用弓射來的。這個箭頭嵌在肉中幾乎有五吋深，已歷四個月之久，看起來非常可憐。那個人日夜看着它慢慢腐爛，痛苦日益激烈。我當時帶着外科器具，費了二小時工夫把箭頭拿出來，放在那個人的手上，他感激得五體投地。他當時是個異教徒，却很愛聽救主的福音，因為救主「能治癒我們的一切疾病，包紮我們的創傷」。以後聽他講自己的經驗是很可喜的。他常常對附近的異教徒講：他如何受指教而放棄偶像，信奉真神。

新社是個「平埔番」的村子，也有很多漢人。在一條澄清的山溪邊有我們的教堂，叫做「Burns's Church」，地位很優美，建築也很相配，是用石造的，加以漂亮的粉飾。其設計圖是我自己所製的，而工程則由一位本地牧師陳火所主持。在臺灣要以契約中所規定的款子造一座房屋是非常困難的；陳火却很精明，毫未化費額外的錢。Detroit的MacKay太太捐出了一筆大款子，足以完成這座教堂，以紀念世界上最偉大的宣教師中之一人。牧師是個「平埔番」，番人和漢人都來這裏禮拜真神。

在大屯山之南麓，有個「平埔番」的村子北投，有100名以上的番人住在附近一帶。從淡水步行二小時、從艋舺須三小時，從錫口四小時可到該處。我們在1891年在該處造了一座教堂。其附近有許多硫磺泉強烈地噴出，距教堂五分鐘之遠的地方有一條可作藥用的溫泉小溪流着。我在15年前就想造一座教堂，因為我們頗知道這種溫泉的價值。在這些溫泉中沐浴，可以完全治癒疥瘡；用以醫治各種形式的禿瘡也很有效，如再加別的藥品就更容易根治病菌。

對於辦理佈道事業，最要注意的事情是任用適當的人於適當的地方。我們應當派誰到北投去呢？恰好有個幹練而熱心的漢人牧師，他的太太是個「平埔番」，他是我們從小養育起來的，曾經受過很懇切的基督教教育。這位青年牧師的佈道成績很好。某一個星期日，我的太太、三個小孩、女學校的三個女人及學校的學生們到北投去參加禮拜，看到教堂完全擠滿了，還有後許多人坐在一株樹的樹枝上聽講。那是很重要熱烈的一天，演說者都是鄭重地選定了的。第一個是以前信奉道教的道士，因為有他的許多舊同事在場；次之是一個從東海岸來的「平埔番」及一個從南方的佈道區來的「平埔番」，因為有他們的親戚也在聽着；又次之是四個家住在噶瑪蘭平原的婦人，她們立起來唱「耶穌愛我」（現聖詩304），因為有六個馬來族姊妹坐在旁邊；最後是六個中國女教士唱了另一首讚美歌，因為有許多蒙古族的人也在聽着。這樣由各種人擔任演講，使得那一天的禮拜很有趣，也很有益。每個聽者各能獲得適當的精神糧食。我向他們講約書亞第二十四章第十五節：「今日就可以選擇所要事奉的」，請他們決定擁護或反對萬能的贖罪者。數星期之後，有十個「平埔番」的青年女人對於基督教的道理很感興趣，特地到淡水來參觀女學校、Oxford College及博物室。她們都文雅而聰明，對於所見的一切都表

示興趣很濃。北投的佈道事業進行順利，日趨隆盛。

在噶瑪蘭平原中旅行是非常有趣的，然而每次都相差不多。有時與歐洲的旅客或科學家同行則或能有些變化。1888年，從德國漢堡來的 Warburg 博士在雞籠願和我們同去旅行。他是年輕的博物學者，爲他的學校採集標本，採到了許多植物和花，及番人的許多遺物和武器。他對於佈道事業有高明的眼光，看見有 300 人以上的番人來參加禮拜，非常感覺興趣。後來我們進入新開墾的山谷中，見有大約 30 個紋身的「番人」從山裏來參加，給他們拍了照片。在大山的一個支脈附近的一個村子中，足有 500 個教友聚會，我們舉行了一次盛大的禮拜。臨別時博士說道：

「我參觀了 16 個教堂，民衆在其中禮拜上帝。我也見過若干位本地牧師在講壇上講基督教的道理。以前我沒有見過這種情形。如果漢堡的人看見我所見過的情形，一定會願意捐款於國外的傳道事業的。如果懷疑的科學家們像我這樣和一位牧師旅行，目睹我在這個平原中所見的一切，那麼他們對於基督教的宣教師們一定會取不同的態度罷」。